

郁達夫游記

郁 達 夫 遺 著
上 海 雜 誌 公 司 刊 行

郁達夫遊記目錄

杭江小歷紀程·····	一
浙東景物紀略·····	三〇
釣臺的春晝·····	五一
桐君山的再到·····	六三
過富春江·····	六九
杭州·····	七三
西溪的晴雨·····	八二
花塢·····	八六
翠亭山·····	九一
超山的梅花·····	九七
臨平登山記·····	一〇五

龍門山路	一三
半日的遊程	二三
感傷的行程	二九
國道飛車記	五九
揚州舊夢寄語堂	六九
南遊日記	七九
雁岩山的秋月	九六
西遊日錄	一〇九
出昱嶺關記	一三六
屯溪夜泊記	一四三
遊白嶽齊雲之記	一五一
青島濟南北平北戴河的巡遊	一六四

杭江小歷紀程
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，星期四，晴爽。

前數日，杭江鐵路車務主任曾蔭千氏，介友人來談，意欲邀我去浙東遍遊一次，將耳聞目見的景物，詳告中外之來浙行旅者，並且通至玉山之路軌，已完全接就，將於十二月底通車，同時路局刊行旅行指掌之類的書時，亦可將遊記收入，以資救濟 *Baedeker* 式的旅行指南之乾燥。我因來杭枯住日久，正想乘這秋高氣爽的暇時，出去轉換轉換空氣，有此良機，自然不肯輕易放過，所以就與約定於十一月九日渡江，坐夜車起行。

午後五時，趕到三廊廟江邊，正夕陽掩曖，蕭條垂暮的時候。在碼頭稍待，知約就之陳萬里郎靜山二先生，因事未來。登輪渡江，尚見落日餘暉，蕩漾在波頭山頂，就隨口念出了：

落日半江紅欲紫，

幾星燈火點西興。

的兩句打油腔。渡至中流，向大江上下一展望，立時便感到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愉快，大約是因近水遙山，視界開擴了的緣故；「心曠神怡」的四字在這裏正可以適用，向晚的錢塘江上，風景也正夠得人留戀。

到江邊站晤會主任，知陳郎二先生，將於十七日來金華，與我們會合，因五洩，北山諸處，陳先生都已到過，這一回不想再去跋涉，所以夜飯後登車，車座內祇有我和會主任兩人而已。

兩人對坐着，所談者無非是杭江路的歷史和經營的苦心之類。

緣該路的創設，本意是在開發浙東；初擬的路線，是由杭州折向西南，導錢塘江左岸，經富陽桐廬建德蘭谿龍游衢縣江山而達江西之玉山，以通信江，全線約長三百零五公里。後因大江難越，山洞難開，就改成了目下的路線，自錢塘江右岸西興築起，經蕭山諸暨義烏金華湯溪龍游衢縣江山，仍至江西之玉山，計長三百三十三公里；又由金華築支線以達蘭谿，長二十二公里。建築經費，因鑒於中央財政之拮据，就先由地方設法，暫作為省

營的鐵路。省款當然也不能應付，所以祇能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及滬杭銀行團等商借款項，以資挹注。正唯其資本籌借之不易，所以建築設備等事項，也不得不力謀省儉，勉求其成。計自民國十八年籌備開始以來，因省政府長官之更易而中斷之年月，也算在內，僅僅於兩三年間，築成此路。而每公里之平均費用，祇三萬餘元，較之各國有鐵路，費用相差及半，路局同人的苦心計劃，也真可以佩服的了。

江邊七點過開車，達諸暨是在夜半十點左右。車站在城北兩三里的地方，頭一夜宿在諸暨城內。

諸 暨 五 洩

十一月十日，星期五，晴快。

昨晚在夜色微茫裏到諸暨，祇看見了些空空的稻田，點點的燈火，與一大塊黑黝黝的山影。今晨六時起牀，出旅館門，坐黃包車去五洩，雖祇晨光稀疏，然已略能辨出諸暨縣

城的輪廓。城西里許有一大山障住，向西向南，餘峰綿亙數十里，實爲胡公臺，亦卽所謂長山者。長山之所以稱胡公臺者，因長山之中一峰陶朱山頭，有一個胡公廟在，是祀明初胡大將軍大海的地方。五洩在縣西六十里，屬靈泉鄉，所以我們的車子，非出北門，繞過胡公臺的山脚，再朝西去不行。

出城將十里，到陶山鄉的十里亭，照例黃包車要驗票，這也是諸暨特有的一種組織。因爲黃包車公司，是一大集股的民營機關，所有鄉下的行車道路，全係由這公司所修築；車夫祇須覓保去拉，所得車資，與公司分拆，不拉休息者不必出車租，所以坐車者，要先向公司去照定價買票，以後過一程驗一次，雖小有耽擱，但比之上海杭州各都市的討價還價，卻簡便得多。過陶山鄉，太陽升高了，照出了五色繽紛的一大平原，烏桕樹剛經霜變赤，田裏的二次遲稻——大半是糯穀——有的尙未割起，映成幾片金黃，遠近的小村落，晨炊正忙，上面是較天色略白的青烟，而下面卻是受着陽光帶一些些微紅的白色高牆。長山的連峰，繚繞在西南，北望青山一髮，牽延不斷，按縣志所述，應該是杭烏山的餘脈，但據

車夫所說，則又是最高峰雞冠山拖下來的峰巒。

從十里亭起，八里過大唐廟，四里過福緣橋，橋頭有合溪亭，一溪自五洩西來，一溪又自南至，到此合流。又三里到草塔，是一大鎮，儘可以抵得過新登之類的小縣城，市的中心，建有數排矮屋，爲鄉民集市之所，形狀很像大都市內的新式菜場。草塔居民多趙姓，所以趙氏宗祠，造得很大，市上當然又有一驗票處。過此是五泉庵，遙望楊家灣塔，數里到避水嶺，已經是五洩的境界了。

避水嶺上，有一個廟，廟外一亭，上書「第一峰」三字。嶺下北面，就是五洩溪。登嶺西望，低窪處，又成一谷，五洩的勝景，到此纔稍稍露出了面目；因爲過嶺的一條去路，是在山邊開出，向右手下望谷中，有紅樹青谿，像一個小小的公園。嶺西山脚下，兀立着一塊巖石，狀似人形，車夫說：

這就是石和尚，從前近村人家取媳婦，這和尚總要先來享受初夜權，後來經村人把和尚頭鑿了，纔不再作怪。

大約縣志上所說的留仙石，上鑿有「謝元卿結茅處」六字的地方，總約略在這一塊石壁的近旁。

自第一峰——避水嶺——起，西行多小山，過一程，就是一環山，再過一程，又是一個阪；人家點點，山影重重，且時常和清流澈底的五洩溪或合或離，令人有重見故人之感。過西牆弄的橋邊，至裏塢下朱，眼界又一廣；經徐家山下，到青口鎮，黃包車就不能走了，自青口至五洩的十餘里，因為溪水縱橫，山路逼仄，車路不很容易修建，所以再往前進，就非步行或坐轎子不可。

自青口去，渡溪一轉彎，就到夾岩。兩壁高可百丈，兀立在溪的南北，一線清溪，就從這岩層很清的絕壁底下流過。仰起來看看岩頭，祇覺得天的小，俯下去看看水，又覺得溪的顏色有點清裏帶黑，大約是岩壁過高，壁影覆在水面上的緣故。我雖則沒有到過來茵多瑞的河邊，但立在夾岩中間，迴頭一望，卻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學習德文的時候，在海涅的名詩洛來拉分篇下印在那裏的那張美國課本上的插畫。

夾岩北壁中，有一個大洞，洞中間造了一個廟，這廟的去路，是由夾岩寺後的絕壁中間開鑿出來的，我們爬了半天，滑跌了幾次，手裏各捏了兩把冷汗，幾乎喘息到回不過氣來，纔到了洞口；到洞一望，方覺悟到這一次爬山的真不值得。因為從谷底望來，覺得這洞是很高，但到洞來一看，則頭上還是很高的石壁，而對面的那塊高岩，依舊同照壁似的障在目前，展望不靈，祇看見了幾絲在谷底裏是很不容易見到的日光而已。

從夾岩西北進，兩三里路中間，是五洩的本山了；一步一峰，一轉一溪，山峰的尖削，奇特，深幽，靈巧，從我所經歷過的山水比較起來，祇有廣西肇慶以西的諸峰岩，差能和牠們比比，但秀麗怕還不及幾分。

好事的文人，把五洩的奇岩怪石，一枝枝都加上了一個名目，什麼石佛岩啦，檀香窟啦，朝陽峰，碧玉峰，滴翠峰，童子峰，老人峰，獅子峰，卓筆峰，天柱峰，棋盤峰……峰啦，多到七十二峰，二十五岩，一洞，三谷，十石，等等，真是小學生的加法算學課本，我辨也辨不清，抄也抄不盡了，祇記一句從前徐文長有一塊石碣，刻着「七十二峰深處」的六字，嵌在五

洩永安禪寺的壁上——現在這石碣當然是沒有了——其餘的且由來遊的人自己去尋覓擬對吧！

五洩寺，就是永安禪寺，照志書上說，是唐元和三年靈默禪師之所建。後來屢廢屢興，名字也改了幾次，這些考據家的專門學問，我們祇能不去管牠；可是現在的寺的組織，卻真有點奇怪。寺裏的和尙並不多，吃肉營生——造紙種田——同俗人一點兒也沒有分別，祇少了幾房妻妾，不生小孩，買小和尙來繼承的一事，和俗人小有不同。當家和尙，叫做經理，我們問知客的那位和尙以經理僧在那裏呢？他又回答說：上市去料理事務去了。寺的規模雖大，但也都坍塌得可以，大雄寶殿，山門之類，祇略具雛形，惟獨所謂官廳的那一間客廳，還整潔一點，上面掛着一塊劉墉寫的雙龍湫室的舊匾，四壁倒也還有許多字畫掛在那裏。

在客廳西旁的二間小室裏吃過飯後，和尙就陪我們去看五洩，所謂五洩者，就是五個瀑布的意思，土人呼瀑布爲洩，所以有這一個名稱，最下的第五洩，就在寺後西北的坐

山脚下齋寺約有三百多步樣子，高一二十丈，寬祇一二丈，因為天晴得久了，洩身不廣，看去也祇是一個平常的瀑布而已。奇怪的是在這第五洩上面的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各洩，一道溪泉，從北面西面直流下來，經過幾折山岩，就各成了樣子，水量，方向各不相同的五個瀑布。我們爬山過嶺，走了半天，纔看見了一、二、三的三个瀑布，第四洩卻怎麼也看不到。凡不容易見到的東西，總是好的，所以遊客，各以見到了第四洩爲誇，而徐霞客、王思任等做的遊記，也寫得牠特別的好而不易攀登。總之，五洩原是奇妙，可是五洩的前後上下，一路上的山色溪光，我覺得更是可愛。至如西龍潭——我們所去的地方，卽五洩所在之處，名東龍潭——的更幽更險，第一洩上劉龍子廟前的自成一區，北上山巔，站在響鐵嶺嶺頭眺望富陽紫闔的疏散高朗，那又是錦上之花，弦外之音了，尤其是寺前去西龍潭的這一條到浦江的路上的風光，真是畫也畫不出來，寫也寫不盡言的。

上面會說起了劉龍子的這一個名字，所謂劉龍坪者，是五洩山中的一區特異的世外桃源。坪上平坦，有十幾廿畝內外的廣闊，但四周圍卻都是高山，是山上之山，包圍得緊

緊貼貼；一道溪泉，從山後的紫閩流來，由北向西向南，復折回來，在坪下流過，成了第一洩的深潭；到了這裏，古人的想像力就起了作用，創造出神話來了；萬曆紹興府志說：

晉時劉姓一男子，釣如五洩溪，得驪珠吞之，化龍飛去，人號劉龍子，其母墓在撞江石山，每清明龍子來展墓，必風雨晦冥；墓上松兩株，至今奇古可愛，相傳爲龍子手植云。

同這一樣的傳說，凡在海之濱，山之瀑，與夫湖水江水深大的地方，處處都有，所略異者，祇名姓年代及成龍的原因等稍有變易而已。

我們因爲當天要趕到縣城，以後更有至閩邊贛邊去的預定，所以在五洩不能過夜，祇走馬看花，匆匆看了一個大概；大約窮奇探勝，總要三五日的工夫，在五洩寺打館方行，這麼一轉，是不能夠領略五洩的好處的。出寺從原路回來，從青口再坐黃包車跑回縣治，已經是暗夜的七點鐘了；這一晚又在原旅館住了一宵。

諸 暨 苧蘿村

十一月十一日，星期六，晴朗如前。

昨夜因遊倦了，並去諸暨城隍廟國貨商場的遊藝部看了一些戲，所以起來稍遲。去金華的客車，要近午方開，八點鐘起牀後，就出南門上苧蘿山去偷閑一玩。出城行一二里，在五湖閘之下，有一小山，常浦陽江的西岸，就是白陽山的支峰苧蘿山，山西北面是苧蘿村，是今古聞名的美人西施的生地。有人說，西施生在江的東面金雞山下鄭姓家，係由蕭山遷來的客民之女，外祖母在江的西面姓施，西施寄住在外祖母家，所以就生長在苧蘿村裏。幼時常在江邊浣紗，至今苧蘿山下，江邊石上，還有晉王羲之寫的「浣紗」兩字。因此，這一段江就名作浣紗溪。古今來文人墨客，題詩的題詩，考證的考證，聚訟紛紛，到現在也還沒有有一個判決，婦人的有關國運，易惹是非，類都如此。

苧蘿山，係浣紗江上的一枝小山，溪水南折西去，直達浦江，東面隔江望金雞山，對江

可以談話，苧蘿山上進口處有「古苧蘿村」四字的一塊小木牌坊，進去就是西施廟，朝東面江，南面新建一閣，名北閣，中供西施石刻像一尊。經營此廟者，爲邑紳清孝廉陳蔚文先生，廟中懸掛着的匾額對聯石刻之類，都是陳先生的手筆。最妙者，是幾塊刻版的搨本，內載亂盤開沙時，西施降壇的一段自白，辯西施如何的忠貞兩美，與夫范蠡獻西施，途中歷三載生子及五湖載去等事的謬不通。廟前有洋樓三棟，本爲圖書館，現在卻已經鎖起不開了。

管西施廟的，是一位中老先生。這位先生，是陳氏的親戚，很能經營。陪我們入座之後，獻茶獻酒，殷勤得不得了；最後還拿出幾張紙來，要我們留一點墨跡。我於去前山看了未完成的烈士墓及江邊鐫有「浣紗」兩字的浣紗石後，就替他寫了一副對，一張立軸。對子上聯是定公詩「百年心事歸平淡」，下聯是一句柳亞子先生題我的薇蕨集的詩，「十載狂名換苧蘿」。亞子一生，唯慕龔定庵的詭奇豪逸，而我到此地，一時也想不出適當的對句，所以勉強拉攏了事，就集成了此聯。立軸上寫的，是一首急就的絕句：

五洩歸來又看溪，浣紗遺蹟我重題。

陳郎多事搜文獻，施女何妨便姓西。

暗中蓋也有一點故意在和陳先生搗亂的意思。

玩苧蘿山回來，十一點左右上杭江路客車，下午三點前，過義烏。車路兩旁的青山沃野，原美麗得不可以言喻，就是在義烏的一段，夕陽返照，紅葉如花，農民駕使黃牛在耕種的一種風情，也很含有着牧歌式的畫意；倚窗呆望，擁鼻微吟，我就哼出了這樣的二十八字：

駱丞草檄氣堂堂，殺敵宗爺更激昂，

別有風懷忘不得，夕陽紅樹照烏傷。

駱賓王，宗澤，都是義烏人。而義烏金華一帶係古烏傷地，是由秦孝子顏烏的傳說而來的地名。

下午三點過，到金華，在金華雙溪旁旅館內宿，訪舊友數輩，明日約共去北山。

金華北山

十一月十二日，星期日，晴。

金華的地勢，實在好不過。從浙江來說，牠差不多是坐落在中央的樣子。山脈哩，東面是東陽義烏的大盆山的餘波，爲東山區域；南接處州，萬山重疊，統名南山；西面因有衢港，錢塘江的水流密布，所以地勢略低；金華江蜿蜒西行，合於蘭谿，爲金華的唯一出口，從前鐵道未設的時候，蘭谿就是七省通商的中心大埠。北面一道屏障，自東陽大盆山而來，縣互三百餘里，雄鎮北郊，遙接着全城的烟火，就是所謂金華山的北山山脈了。

北山的名字，早就在我的腦裏縈繞得很熟，尤其是當讀宋學師承及學案諸書的時候，遙想北山的幽景，料牠一定是能合我們這些不通世故的蠹書蟲口味的。所以一到金華，就去訪北山整理委員會的諸公，約好於今日侵晨出發；繩索，汽油燈，火炬，電筒，食品之類，統托中國旅行社的姜先生代爲辦好，今早出迎恩門北去的時候，七點鐘還沒有敲過。